四書輯釋

孟子卷之八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通攷】熊禾曰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謂孝弟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亦以歷[illegible]之 黃震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特述聖賢相傳之事而企爲自任之意皆指孟子每更端而言以言之耳亦爲一章之末惡善之味三聖之意皆敘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亦論一迹亦反致士大夫求富貴利達者偃其苟求之人者最爲明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

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姑闕之可也。〔通攷〕趙惠曰孟子詳舜本末不異，自舜起東夷有天下而卒。舜所都安邑，鳴條蓋其郊，故孟子卒為終舜之地。讀者詳之。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畢在鎬東南杜中[illegible]今有文王墓。〔通攷〕愚按舜卒鳴條，文王卒於畢郢，集註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而不言舜卒鳴條之事。詳孟子言聖人之生，出有先後遠近之不同，而其道則一。所扯說者於鳴條之卒，以為舜起東夷，行天下而卒[illegible]。鄙安邑鳴條蓋其郊，孟子卒為終舜之地，然則文王起西夷而卒，克崇作豐，王業成，畢郢近豐鎬之郊，故孟子卒之以為文王之王業成于豐，而傳之武王，則徙居鎬京，為終之之地故也。若以王卒為崩，卒之則孟子稱舜崩三年之喪畢而亦不言卒，況大雅文王殁殁生亦以起言之，其證甚明，讀者詳之。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語錄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謂之

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節，小節竹使若用之

蕩節節也。以虞有銅虎符，於旌節以旌節，卿守用以之

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取物以為

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合而取物數

召皆以右取之也。【[illegible]】趙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周禮六節守

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邦國之使

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

蕩輔之，以金為節，鑄象也。蕩節以竹為符，以函盛此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下同。音癸。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

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輔氏曰：孟子未嘗言

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此道也；曰其揆一，揆亦是道。○張氏

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皆不同，然其道一，若

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通曰：舜於君

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

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

【以先聖言】舜東夷之人，【此言其生】得志行乎中

有先後遠　其揆一也

以後聖言　文王西夷之人　近之不同　國若合符節　道則同

右第一章

○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声　溱音臻　洧榮美反）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産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声）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輔氏曰射以規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語録問以左傳考之子産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譏之然夫子亦曰以惠人豈子産所為盡以惠勝教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欲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

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圖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
中七功其始見左傳短公十六年流
因也○昇程日国語天根月而水週水泗而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韋註天根亢氏之間興
日孟子七八月之間昊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杜十二月賈梁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
二章与諸書不台先儒嘗謂朱子因礼日成
矣文日此朱子切本後雜敬改之而不改也
改月數蔡氏之辨詳矣三代相因雜有子丑
寅月起数不過因之大事則以正謝指之而
数哉○黃紹同改正朔不改月数可以証諸
春秋改之然非春秋則無以見周正建子朱
夏令十月成梁為據而以為周正晚年又發
子出於春秋之條則其所言指周之子征無
陵憂亞夫謂文公各門人不辭春秋之周謂
說不方令孟子在梁成乃引夏令九月成指
証何比亞夫先生日左氏因語古左氏春秋
四年文公年四十八孟子集試成周改歲昔
年之雜論也嘗發改詁孟子而其書已行於
之成亥之月興未至於鮨烈諸可興嘗以時
壯水淵寒東極矣嘗此之時而以乘賈濟人
者矣橘梁道可以觀改九月成在十月成梁
一月徒杜成十二月輿梁成遂事之辭也國
備戒之意孟子說諫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之

圖改

稷惠曰夏今圖
后氏之令周夏
成梁故夏令所
釐後也○釐曰
也歲十一月歸
夏十月也孟從
梁之言誤辭子
自改正朔而之
寅之正然皆不
巳皆眞数其以
詩書周礼獨月
子於孟子初於
改從夏正矣取
疑○陽皆曰子
周正月三字法
十月成梁以使
同出一王淳給
而不改月則然
出矣以時令粱
出于因之月次
則氏以有稅水
成事之辭也坐
語有先事十
蔬令比

蓋農

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冱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文集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故此○[illegible]氏曰民未病涉要說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者待於則寒明方成則民已病於涉矣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去聲之辟之辟通證周禮天官之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閽人主晨昏啓閉闢闔開左右行者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語錄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註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隨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前於曲意行以使人並已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語錄〕蜀志諸葛亮之相蜀比名亮字

孔明後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同此曰孔子之言遜
乎臣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予上汝乘輿濟人一專而
言則私恩小利而已予坐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
其法情容而詳毒而其利謂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
名從其分而莫施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有過
能以然繇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究有所
遺矣究天下困家之大文安得人人而請之惜諸當咸族嘗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莫不繕理而式不告勞是亦無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陸恤
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
知爲政者矯梁之路亦非幽事乃獨有鬬於兆耶日鬬之師
日予產之才之季於北王之政難有所未盡然其於矯梁之
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人於乘與之濟者哉遠若
此時隅有故而未就文不忍乎冬涉之蹤而爲是不然其其
小慈以悅於人人亦說而稱之孟予慮夫後之爲政於或又
悅而效之則其流以將有發公道以市私剔違正規而于
盛憲者故極語而際識之以樂其識亦收本塞源之慾出

得孟子之意矣

或問孔子
以子產之

以子產聽政言

乘輿濟人於溱洧
歲十一月徒杠成

焉得人人而濟

此見私恩小
利非政之施

以義察為政言。「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此見公平正大得政之軆

右第二章　孟子八卷四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藐（莫伯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声）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諫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 言此臣之報君視君所施然常署加厚）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声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

言大甚故以此禮爲服〔疏〕鄭曰周禮春官司服王亦爲三公六卿錫衰爲弔服首服皆弁經故語録云亦有若服臣喪之禮君服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餞禮臣爲君服圖諸侯爲天子方喪三年臣爲諸侯亦方喪三年。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庶人爲國君者畿內之民皆服三月故大夫爲舊君三月。言與民同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音〉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固〉欒盈也。〔補遺〕左傳襄公二十
一年欒桓子名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先是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州賓罷其討也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也晉邑
使諸侯不得受〇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
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〇潘興嗣〈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必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
聖賢之別〈必列反〉如此。〈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語未一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
〈之意以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之意亦是說此極已為子思答齊宣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楊氏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反〉之道，
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則〈下同〉
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
〈此語繼問君臣之義夫人倫中君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民何也曰雖然此只是照民君子不如此因辛臣罪〉

嘗謂巧天下至聖也曰湯之此語而如何[illegible]豈不知紂
之無道而皆爲臣子無論君父不是[illegible]
此見孔子去不得以爲見得君臣之義[illegible]言自
以見聖賢與衆之分然然臣子爲齊王言[illegible]
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猶有倖倖
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己也是皆以[illegible]其君哉

諫行言聽
膏澤下民。有故而去
使人導之出疆
先之於其所往
三年收其田里
此之謂三有禮 此見恩義之至
如此則爲之服 至所以爲服

君之視臣
如手足 則臣視君 如腹心
如犬馬 則臣視君 如國人
如土芥 則臣視君 如寇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諫不行言
不聽膏澤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之
不下於民 又極於其所往
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 此見寇讎之
寇讎何服之有 其安得有服

右第三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鄒氏曰可以者在時義爲可也決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決之幾所以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君執此一說以爲臣則見苟免的熟之徒得以藉口矣○張氏曰非時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尚得有殺者有戮之禍然不可以以大夫士大夫之心比使民比庶民法從之人心則國之從亡無卜矣滿此用上爲戎虐下非術而云云之勢手同行之又然手同身則抹徙戮者去當者亦去矣未求猶有欲謂可不得哉

無罪而殺士 — 有漸及大夫之殺 — 大夫可去

無罪而戮民 — 有漸及士之殺 — 士可以徙

此謂見幾而作

右第四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韓氏曰上篇言人君當以正君爲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爲先亦大率其機如此之謹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爲是哉集義伊川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橫渠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通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爲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以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言

君人者之所當急

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

大人者之所不爲

右第五章第六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節旨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洪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潤[illegible]之所涵和氣之薰陶畢有間淵乎哉故物以生遂焉之兄養子宗之道亦當如是也窮裕以容之養堅沙漸之忠者以成之將月明以狀其衰引之以其文而使之自病夫豈歲月之別此被雖不中不才遜養之人豈無有嵌焉如其有循善道益可孙矣先師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發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與爲教也難所以讀乎養之也誘命矣曰教教五教在寬貧同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爲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物父況而樂子弟則哉之賢爲過子弟之不有爲不又相拯不又苟之孫失中耳養去能哉何誠其就事也養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誘

通攷

許謙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

以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言人樂有賢父兄 [illegible]

以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言相去不能以寸 [illegible]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右第七章

人
- 以有不爲言 — 致知於先故有不爲
- 以而後可爲言 — 力行於後故可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或問所謂後患者何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所言之不善耶曰是皆有之然所指

右第八章

以有爲而發乎不可知其所指矣〔先師曰隱惡忠厚之道亦
迷言之旨也大辭懸惡而揚善夫子言謹毀詆譏下文包言
如有所善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
有發懸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誠默也
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
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外字訓際

【通攷】程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或問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
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
一有小善則流而入於物京之孔德矣　張氏曰孟子於世
卯毁于木謂爲已甚而辛孔子恃勝甚事以爲之準此不爲
已其之證也夫子亦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
辭困伏曲而不過着是應曲當不過貞則其不爲已甚若聖
人固天則之所存此出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
已其獨不恐靈公問桀則欲行季在子受女樂則不疑免而
方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闕陳植試君則許俗而請討
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推要待竊語之近似以文
其義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通攷】程復心曰本分請須箭太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册過些子便是已甚

以言人不善如後患何章

此必非理訕謗不顧是非者

此乃所爲本分由仁義行者

右第九第十章

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〇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〇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然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〇張氏曰君子不必大信果爲精于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〇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爲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邪〇通曰信果自是爲士者當然之事惟在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從也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〇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

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語錄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如何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卻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饒氏曰赤子如說要乳便是欲迫那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分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先儒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

大人
- 以所主在義言：不必信不必果　非比姦人之多偽
- 以不為物誘言：無不知無不能　一如赤子之無偽

右第十一十二章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語錄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則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云亦說得好○倪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務所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礼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無遺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故此則以爲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

【通證】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養生送死○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此言當敬當愛不過人道之常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必誠必信實乃人道之變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語録有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有安排布置便是做強而非自然之得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說造深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

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自得得之有所二程子說不自得則自然說自己得之有能

之出於程子之一說謂自得之於己而自得之所以自有其得也以有諸自得得已後爲已所之以其己優游而不迫索求之非所取得得之人以取○

或問自得故曰自得之者以自得後爲之得也乃說得則其得容深之力非者味得其之○

音者當有所自得不得其自近而得生之所謂之有自得其容優得深求得之

造只是進爲之方法只是求只是所以造之之道也

道只是進爲之所取之方法只深造是工夫以道是方法道是工夫之不是如此

進不是以道不可造之方只是進爲之法以深造爲功夫之所以

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節次爲道也

夫如此方是造道不已

人爲學不依次序便要自是只得要不依次序便

爲之不是如此

居之安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既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只資自得自深

藉上面自得來資深來

矣文如此說

這事物物事事物物也只是這道理

事事物物皆有一箇道理

只是一路來到這頭得這件事左右逢原

得上統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或問

身不可以強探力取此以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

而自新問之蓋造道之不事者用力於汲齊之外而責效於
曰嘗之間不以其道者從心於而無之治而安道於言意之
表是皆不足以致大思謂跡通等自得之以也多致其力而
不隱其功以務其方而不得其固則斷不期於必得而自然
得之有有不可謂者矣矣流之得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
自然則謂有所居而不安道自起之則理之在我者居皆得
以居之如人有室少之子其作於居種種便適自者否而不
去此○輔氏曰自得如諸而語見夫之不可間曾了難吾道
一問之語此何待於言有安後而之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
前次問見者也豈容史身在神理置誠孟其平曰循心積隱
須於可之殿而欲之今以之我往之中又其貞積力久堅與
心驗物與性今然後何何得得自有一擇急須之道使是私
已與道便自間數更如到得曰批○說氏曰道字失
子當勿如何不辭敬道性到辭做方法蓋之字以字造兩字
說了所以辭做道學不得適間道字廟是致如力行之方之
字是指所得而言下而反之資之收之皆是指斷得言也○
微密程氏曰君了之李以自有符皆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
得之以驗謀造之以造自得之工夫也者之安資之深取之
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變也有是工大必有是效驗效驗有
所未至以工夫有所未盡也○疑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
得來造之深者不能自有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大法未
易的自得之也持深能之以道是失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
逢原定自得之後見功致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
循是勿云以後大樂誠心脈是勿忽所謂諸心積意是勿志
須將勝錄[illegible]程復心曰此集集程子二說合而爲一非
足勿助讀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資見人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因博而不能反約是謂徒博不博而直欲反約是謂徑約。語錄問出聞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隨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illegible]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illegible]只是[illegible]求[illegible]之事[illegible]論商量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出博學之士人率[illegible]此。約自博去來通貫處是約[illegible]不是通貫了又去[illegible]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也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饒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學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學上章以行言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illegible]何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與行蓋互相發明也[illegible]誇多[illegible]說[illegible]若徒博[illegible]一箇是其[illegible]得[illegible]思無[illegible]時毋一[illegible]不致[illegible]之一[illegible]知[illegible]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illegible]同所謂[illegible]

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illegible]說以知言[illegible]

會其極而
於行上見

君子

深造之以道　不強探而力取故深造　則自得之　是理在我　則居之安　在我者固　則資之深　所藉無盡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欲自得之　能默識而心通　故自得　居之安　居處　資之深　所藉

○博學而詳說之【此以深造言即深造之意】

○將以反說約也【此以自得言即自得之意】

所藉既深無往不在

右第十四十五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音佩則不能服人人者對服而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服以然

矣来何肯
其學乎
熟者於〻此不可以不審也
文集以善服人者陰忍
人之進於善流矣華封
武帝恐曰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贊人
者推忠人不入於善如湯於曾不之牛羊又使人全養之者
是也〻張氏曰先王樂縱人為善嘗天下辛在吾化育之中
如春風敢物物蒙其養無不態者未嘗有意於嚴分而武王
之心說議淺有不觀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其之耳者要者
之所為其善者不遏欲以善服人齊揭曾首止而定王逝子
晉文器識王率諸侯以朝王是也李者深見二者實實之殊
則王霸之分了然矣○轉武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以以事言
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
具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家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已私也以
善養人者以善賣天下為公也○悅氏曰孟子二章皆以王
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服人者使力以
行私而敢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紀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
在服字賻發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為已並而害乎公者也
日發則其心紛乎公矣○通曰以德服人蓋對上文以力服
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如子論疑夫子得
問国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
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

自以善服人觀（欲服勝於人）未有能服人（此句心之私而人必背之）天下不心此不
服而王者可以

自以善養人觀（欲同善於人）然後能服天下（此句心之公而人自向之）未之有也不審

右第十六章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蔽賢者出於猜疾之私方其發蔽賢之心也私意萌起不祥之氣固已充塞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爲人也而蔽之人奴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前說一意後說一意然皆無深意未不如闕之

右第十七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更汲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數音朔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上聲放比上聲○盈科讀如字詳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

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舍不晝夜而漸進盈科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

以至于極也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上文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以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荅徐子何取於水也只是說水推出孟子人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耳本二句推出孟子言外意人有實行以下因結於水故此意借水以譏哉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音下各反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恥其無實而將

相反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之譬也

不繼也此章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人

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語錄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內得○鄒氏曰此章指意都然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聲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以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耳理固無窮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饒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体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此其實而易曉

以有本答問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 此有實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 行者之證

故聲聞 | 此言人

無實行

過情君 | 而昊恥

[illegible]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此爲虛 聲聞過 子恥之 虛名不能久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示人以存之之法○語錄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

此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

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幾希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甸反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或問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焉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張氏曰行仁義將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爲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歉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

所以舜能身即理理即自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饒氏曰孟子舉舜欲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亦提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先師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以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性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學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若子以侍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此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衆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夫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充之必心言行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雖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於○通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形生理賦其初
本同而偏正殊
全則不無少異

庶民去之 —— 不知而去之所以與禽獸何異

君子存之 —— 知而能存之所以異於禽獸

舜

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

生知安行不待勉強其於禽獸大遠矣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錄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揣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說擇善固執也只就事物上擇而就之皆先說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或問

以、而為如、亦有諸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云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義讀而互用之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声）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語錄泄邇忘遠此兼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語錄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言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宜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illegible]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饒氏曰施此四者之當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

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甸反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通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其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爲周公自皇及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字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有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謂常在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爲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群聖憂勤惕厲

- 以禹言 惡旨酒好善言 [illegible]
- 以湯言 執中立賢無方 [illegible]
- 以文王言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illegible]
- 以周公言

思兼三王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illegible]

以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illegible]

以施四事 得之日言生之急於待旦行也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降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通論】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語録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國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大夫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

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輸氏曰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兜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由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耻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爲莫已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覇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乱反之

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游子游夏子夏等公羊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元年始於隱公元年終於哀公十四年晉文公姓姬名重耳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平王四十九年自詹仲始王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張氏曰春秋之作將以明王道以存天理遏人欲而已其所書之事則齊桓晉文之事其所書之文則魯史之文其義則孔子之所自取也○饒氏曰春秋之義大要有二正名分一也明王法二也○汪氏曰春秋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有以正王道者有以正諸侯之僭者晉文為盟主五霸之不知大義者晉楚之大不正也故孔子自謂竊取○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饒氏曰此章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孔子時王者之迹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發明王者之事好辯章列孔子於羣聖之後

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
書礼楽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
子之政也

王者（礼楽征伐不自天子故其迹熄）迹熄（黍離既降二雅不作故其詩亡）詩亡

春秋作（此孔子之筆乃撥乱反正之為）

（以文言）晉之乘楚之檮杌與春秋皆史
（以事言）齊之桓晉之文於春秋具載
（以義言）定邪正明礼楽於春秋莫大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
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音思）
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礼
記大傳全文其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揚免冠以髮其上同姓之恩至此而成殺以括高祖之祖者為八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言可比引此以證五世而殺）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輔氏曰流風以風餘之比澤治以治）

[illegible]之[illegible]父子五世經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遺澤[illegible]絕也因也出則[illegible]盡服窮其五世亦當斬矣自[illegible]此[illegible]上資也因也[illegible]日服窮其大澤亦當斬如說矣○[illegible]此[illegible]日[illegible]分[illegible]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尤[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趙[illegible]下至己親弟子之所後為族為[illegible]自高祖[illegible]從兄弟大功同高祖[illegible]從兄弟[illegible]相[illegible]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illegible]兄弟服盡[illegible]也[illegible]總[illegible]兄[illegible]無服[illegible]姓六世[illegible]為[illegible]同姓[illegible]不[illegible]祖免[illegible]祖之[illegible]為[illegible]為祖免者[illegible]袒免[illegible]兄弟[illegible]一寸尊[illegible]祖[illegible]祖[illegible]以布廣[illegible]帽之狀[illegible]曰[illegible]祖免謂以布代[illegible]之[illegible]常服[illegible]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饒氏曰私淑艾者只[illegible]私竊以善其身[illegible]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illegible]皆天下[illegible]所公出能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先師

曰私竊以善其身淑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既引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孟子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則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荅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此篇之末章列叙群聖道統之相傳使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章章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者如是夫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此言世　遠澤微　無君子　小人皆　五世絶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

以三十年爲一世則孔子至孟子之時未百五十年雖不親受其業而澤尚存以父子相傳爲一世則孔子至其孫子思之時未及五代猶得傳其學而私淑

右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所敝意恐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而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錄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於此下一章被此○此段正歟孔子曰用定可矣指分也事初看尚未定甫奈則已案矣恐用夫斷後用○或問取者貴之恩不取者叢之為曾貧之為惠不與之得密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法此段以過此者為傷廉則宜以為錦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交以敗為廢惠死為害勇可不日遇取之傷事悪於此而侵奪於設者也過與之傷惠過哉之傷勇過於此而反有乎此者也益奪乎彼者其失於傷見而稍乎此者其失為叢矩故適子奪傷廉以例二者之亦過斷不及之意耳○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為然是過言有在可否之背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安能擇其善而後潤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樹幾於審処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謂二傷字決斷先師

曰此章三節皆卞看例平說當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通攷〕許謙曰傷廉是須將易以傷惠傷勇是反將須先体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可以取 言可以者 可以無取 言可以無 取傷廉 過而反害
可以與 乃暑見而 可以無與 者深察而 與傷惠 乃是過猶
可以死 自許之辭 可以無死 自疑之辭 死傷勇 不及之意

右第二十三章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事詳見論語憲問篇羿善射章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差楚宜反耳〔通攷〕許謙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庶子能取友而免死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孺音儒抽敕鳩反去上聲乘去聲 他徒何反矢夫音扶夫

之，語助也。一人名 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鏃作木 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

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羿身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集義曰尹公之他爲以張之

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矢則殺
河此從孺子之人而無害於國推師耳重可也何用發四矢哉
氏曰使蒙思夏廷之臣羿夏后氏之賊子得而誅之足之
蔡討賊羿之賊蒙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恩忘不殺之義則蒙
殺羿以此而觀輕重之權使可得而推矣○通曰此
章雖在師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皆其師者嘗責之亦當有說

以況反言：逢蒙盡羿之道而殺羿　庾斯不以夫子之道害夫子　○此見羿不如子濯

以況所行言：羿以篡弒遇逆儔　庾斯以私恩廢公議　○其事皆無足論

右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声）善而勉人以自新也（此章以詩六義中之比○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悟奮然而作○張氏曰齊也一新[illegible]而春秋書曰齊人盖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齊戒沐者歟」自污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illegible]矣）

【以西子蒙不潔言】人皆掩鼻而過【比戒人之喪善】

【以惡人齊戒沐浴言】則可以祀上帝【比勉人以自新】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通證】（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

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甸反）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通〕

天者必有驗於人。漢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

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語錄：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端則知。發見乃可得而言，則性之故也。只有這箇見得。集註下箇迹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者。若有戕賊之，便是性之故非義不通之迹，非禮智或之非智，則故之不利者也。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故也。今就下只是順利。此其不假安排，爲在山而不順其性，以人爲之故，有其形而易知。理不毀之，爲在是自然者。人性之不可感，發而已見於外，則理之可見。然性之初，本然之善，自見於外。水之本，若其初使之過，顙激而使之在山，豈其本也哉。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所惡於智者小智穿鑿惡於智者大智的人性

必落求凿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所以禹行水譬之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行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之事使物各付物所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〇迪曰故者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性之一指言者智而先言性謂言水而先言水之深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有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此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旨一即故字言本然之迹此一故字言

本然之度也天之高星辰之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以千歲之度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數以得之以況於事

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

夜半卽甲子時渡月日時皆甲子爲曆二之以建寅歲之昂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已治於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台堅五北矣故云歲亦甲子此

〔通考〕新曆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皆盡縱星東運朱夜半朔曰冬全自此也推數行不度詮分而使一會如初○新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察遠成微矣推之上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晉余盖白莫而後其氣能詳見于此其源所自止於新此定果差將二此之法故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晉家之術積止多不度而未始不本於此

〔通考〕趙惪日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辦同日故云度半朔日以法時建實爲正者則以平日爲州○余歲再日得天三百六十五度月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處二時消五日一度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朔爲日三百六十以大有五度匹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度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日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古度右今不同如竟冬至日在度猶周冬至日在率牢宋冬至日在汁所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以不可定推然造

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其所差之推測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謂算得本而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可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曰一事正則其比皆可蓋以下閏
云算家之法日大可至當於數曰日推正則日至可知矣
於歲差言之其百年大法所以後差在差故推然何以差
立差法數之以後其年不立差雖理所以然皆天以差其
分差以後陰不法古定所法其歷之年承一天可歲差
感之差陰陽不法古定所法皆歷之法年亦一歲以其
於漢宣晉際以差大法差星陰常斷於陽常交日月交
未漢宣晉以後又陰盈縮求差大法皆及其星中之年月令
日在晉以後又差朱令子比有之時差定書三分有一古時冬
亡矣三辛牛以今來又差在有之乃堯時差有之一定之時冬
由不得古代人而下定遂其法云舜之時差齊天之法而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定曆法者云古之時為論天之見冬
之度得分之一曆差之家莫有暦書當論有分以見二
匿論論得分度又分之定暦家莫有暦書當論有分以朱天
也度日數分之分之一定紛定後千乃之日耳此謂至二
之冬至之日夏至謂之日至經也問七尺之至至日至至
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〇此之謂非極至到之至日至
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至至之至乃至之至之至謂
萬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
〇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
語錄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章事主為智而言鑿於智者
今所謂以利為本比其初只是性上泛說此不是專說性

何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
說伯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
利為本而然也曰物只是横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
說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定若不然
已然之近言人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皆家自全
日雖義而上極矣大古開闕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
之近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躍變小有差錯又久自處
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變而行苟不知此皆鑿
之謂此○甚氏曰故者本然之理此無是理而從為之曰鑿
く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此盡以私智為曾隔排所謂智以
○敗隱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
不歿循理而常任一已之私○鍊氏曰就故說性亦要說近
之跳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世若言不得孟子說性說自
然丁說如惻隱蓋惡等過看自然發見祗便居判言性便當
言故言故度當言利如水博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智者持
率性之一端而言然鑿亦是智行無事亦是智鑿則非利行
無事則是利所惡於智者非本然之理乃穿鑿之智所惡於
智一段說利字天之高也一際說故字夫高星辰警喻世雖
數態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警論言性居其發見已
然之泝則自然之理可得而推千歲日至如何如得頃是求
日月星辰已然之要數而推之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
七閏為一言等兩上之自有定數算得是其年十一月朔夜
半冬至為暨二便是歷之始熟只由已然之逝道推上去使
可史這一章本是說此不是說禦若把做皆說則首是不相
潤泝說道性起來中問又說習長又說故若說智則說中問
是除以何必兼首尾說天下之言性只說得故其泄難說也

以利爲本所以率智之一端來說性之本然仁義禮無可惡
不可說所惡於仁所惡於義亂所以只說者所惡於智矣不
是本然之智乃是穿鑿之智智亦性之一端則三者可知又率
天高星遠來譬喻箇性天亦是高星辰知是遠尚可得而知
豈人性近具於吾身之一心中乃不可得而知許謙曰
乎今按謙說與朱子之意稍異亦宜知之性是人
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出
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求已之故則測隱之發見性之仁蓋
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
故則爲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
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
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斷人循性
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
智亦之所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
是功
用

天下之言性

故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可坐致

此求其已然之迹則故而已何取於鑿

利爲本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此順其自然之勢以利爲本何惡於智

右第二十六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驩音歡公行氏也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涖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通證周禮春官宗伯職喪
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采諸侯者其歷更
平聲涖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
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

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文集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禮與然則當時以禮不鄙之所不得與之言條同鄙王驩於出乎禮已見此章辭陳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與各有當○或問述簡曰陳司敗識孔子有黨孔子受以不得右師以孟子曰孔子之甚而聖賢也位固不同也使孟子闐右師言孔子也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揖與言不倫皆不相得則已識見主角矣文以盡其辭所以辭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禪然也○張氏曰與驩之言以其發於君而辭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所尊敬假其辭已以為恭也君子之族小臣不足而尊嚴豈有此哉亦曰禮而已矣

孟子不與右師言

由右師言　諸君皆與言孟子獨不與言　此見簡驩之甚

由孟子言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此見禮不可失

右第二十七章

〇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錄明我本有此仁礼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說以仁以礼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礼而存之於心蔡謂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與心與人不同耳○薛氏曰以是存於心求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礼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礼上無須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礼存於心他人便不能以仁礼存於心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礼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礼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声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横逆者爱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忠非出於仁禮之外然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則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張氏曰雖非所患雖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苟未勉乎此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吾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存心照應以仁存心以礼

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或問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此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矣未足見人道之盡性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植長盡於此間可見焉故特宰舜師言之然其所謂法舜所循乎夫則而已日楊氏謂孟子之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可日自反所以自脩辜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加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享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遷以不校為甚於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先所曰前日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末曰非仁無為非礼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若益盡豈惟無一制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姬舜者亦不過欲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於此仁礼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可

此以上君子所憂

此以下君子不患

君子

以仁存心

以礼存心

非仁无為非礼无行可見君子所存小人反是

仁者愛人

有礼者敬人

此言仁礼之施

愛人人愛之

敬人人敬之

此見仁礼之驗

待我橫逆

必自反也

此惟恐仁礼之不至

仁矣

橫逆由是

必自反也

此惟恐仁礼之不盡

礼矣

忠矣

橫逆由是

此亦妄人

此禽獸之類不足校之人

右第二十八章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甸反前篇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饒氏曰禹三過其門還是[illegible]說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illegible]程復心曰道以其所行言心以其所在言救民者脩己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趙惠曰孟子兼稷言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種則無以奏衆食稷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為用耳○讀於經子亦云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别論窮賢京推之子思以顏子之仁与舜之知並列於中庸則以為入德之門則顏子之傳夫豈在於禹稷湯武之下者哉學者試思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之中）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

［闡發］（程復心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如進須救民溺則濟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過不及，各盡其道，此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則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謂述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集義伊川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爲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爲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語錄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皮泛度水未便須固護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須固須都君父危急之際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此○張氏曰顔子未見其隨爲遂此之禹稷不已過乎必不知兩微之事功何所自德若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故此故程子曰於顔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道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合天理之時中而安意以守一偏故如此盖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亂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鬭而不顧若是誠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敬而已矣

程復心曰聖賢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然比然熟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貫之也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爲皆是道也皆時中也豈復有不盡善者哉

禹稷 同道 顏回

心一而已

禹稷當平世 顏子當亂世

溺由己溺 進則 隨感 同室鬭者 此喻

飢由己飢 救民 易地 而應 救之可也 禹稷

居於陋巷 退則 皆然 各盡 鄉鄰鬭者 此喻

不改簞瓢 脩己 其道 閉户可也 顏子

右第二十九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孟子云父

孟子之道天性也○饒氏曰子父責善是子責父以義父子責善皆是交言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屏字

必下反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本文物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以配字對屬字

不尚褒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

揚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語錄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子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章敢此五者則誠正所絕不沒出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改書孟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尚於一偏所皆證子所數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自怨自責於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於○則提終以怨矣之氣行乎其問而可非矣○競氏曰章責質自好但無事力難知發父而不知發父之道覺得見孟子以教此回父之億未以止於此章子過因於以不學仲子通因術其事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然子之必察焉弗師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聽則賊恩而將至於難故化然其善既不可則從以之令乎聖賢自有成規哉諫之章內則與哉諫初表東之言皆是出舜連醫能能致底豫特惠不能如樂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已亦皆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抑執機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以出妻屏子爲說 一有其事皆所當絕

以責善賊恩爲說 特哀其志難與之絕

右第三十章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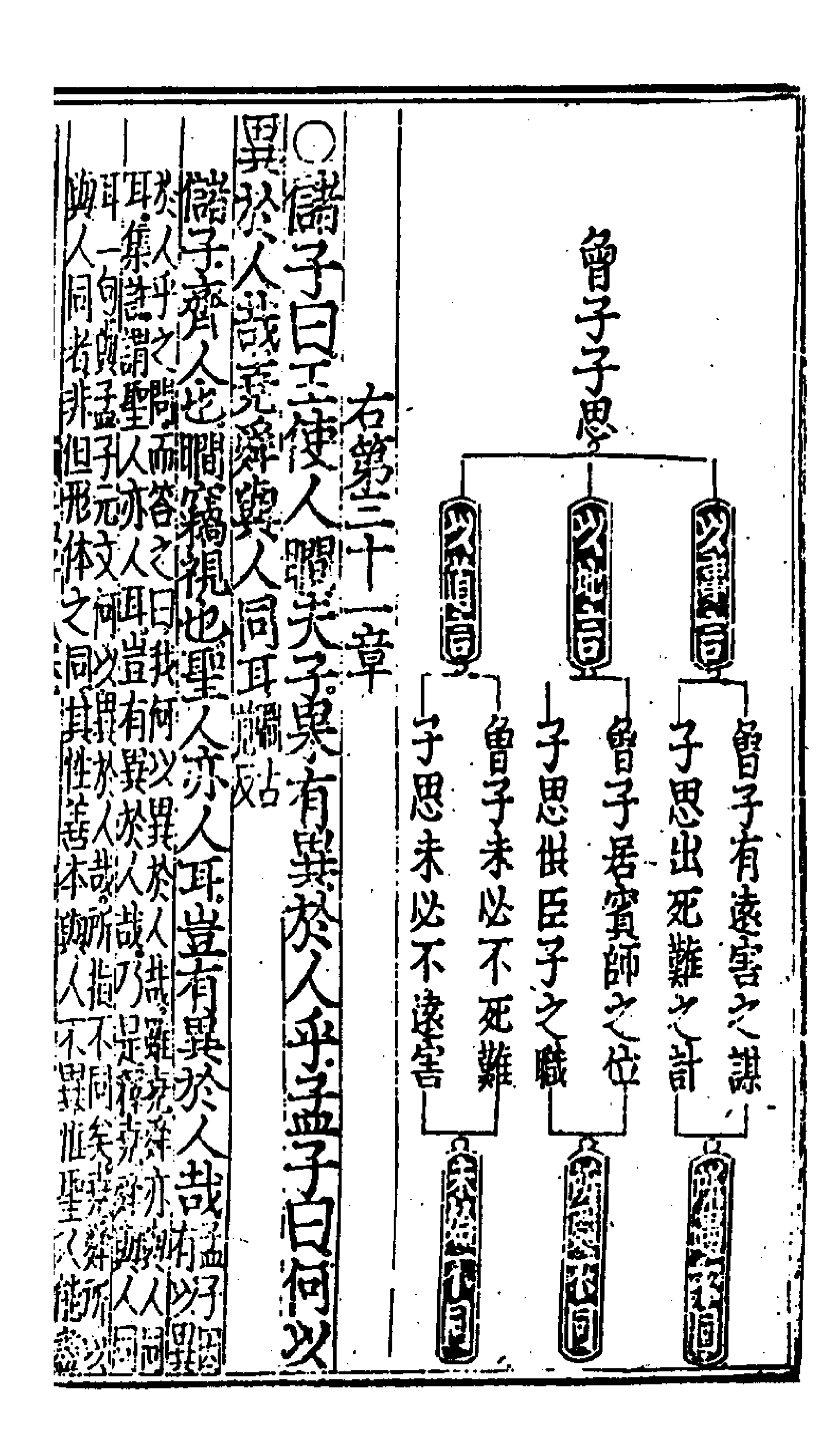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特仕於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輔氏曰子思雖賤死難之事然既臣不夫有職職之學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勇於死難亦私也師之尊與父兄同曾子之去為師之義當然子思不去為臣之義當然皆從容乎理之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易地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右第三十一章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瞷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蓋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足稱堯舜亦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其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体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

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亦與人同之說欲使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闡故孔子所問難孟子以闡明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瞯音閒墦音煩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反力音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〇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〇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張氏曰意孟子在齊衛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其妾知其可賤而已不悟為夫所欺故耳○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佚可其惡然渝俗陷溺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求得則恐憂窮並志氣亦然其於不勝其小說苟得則志得意滿驕況戒激閭里家然自說不勝其人可游其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察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以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通攷 吳程曰因饒子有[illegible]夫子之語遂發瞯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拼則可瞯君子言行如一何瞯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右第三十三章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通攷】熊禾曰前四章言舜事親孝弟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覆敷救反見形甸反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illegible]

包蓋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illegible]則念念不[illegible]又何只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

竊父母以下言慕也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當然也何有於怨若孝子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自艾在我者有何罪矣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須臾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恝然無愁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妻去聲以觀其內觀其家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

通證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漢書音義云聚小於鄉聚音慈喻反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去聲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之問隱嶽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文集二女娥皇

○詩氏曰觀若衆人之所共目以天子二女英也夫婦

間者也如何處置一女私則是只置得是如於此為尤切

憂甚要之得其猶亦自百皆字是百司形勉所亦之

之類通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得警爾最其男音帝從誰

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後由

其可

通攷

不視詠堯典服謂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至熱中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釋終身慕父母

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九歌大司命篇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illegible]
艾○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
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之王曰願
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
矣趙王不說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
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
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
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
工乃与幼艾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
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
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
人之盡性其孰能之眞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於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
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朱子語曰常人變於思情所以間
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
孟子言此是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舜往于田號泣

于旻天 所以怨也 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 所欲為樂 常人 知好色則慕少艾 常人 有妻子則慕妻子 之情 人少則慕父母 此見

孟子九章 仕則慕君 之遷

于父母 所以 惟順父母 惟以不順 大孝終身慕父母 此見聖人之性

慕親可以解憂 乎親為憂 母五十而慕者 於大舜見之 之盡

右第一章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饒氏曰謂明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隨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迫於私不肯然若府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圈外不盡覆并日又舜某程子曰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讀乃助說妻字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古合反弤都禮反忸女六反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之全）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扞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音孔）旁出（匿空謂隱匿之孔穴旁從）既

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食尹反）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丁聊反）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七計反）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林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

丕亦所發之喜亦喜擬天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illegible]之人欲盡
閉以天[illegible]豈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天理
此其人欲而消之矣○張氏曰象之憂亦憂象之喜亦喜[illegible]以此舜
亦憂喜已何以使象至此也彼象之喜者[illegible]云[illegible]君[illegible]以[illegible]
來舜固不逆其詐亦不發而為之喜也象[illegible]亦[illegible]亦喜是
真心[illegible]為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加其[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天[illegible]人
情之[illegible]真氏曰象欲殺舜其[illegible]中[illegible]後世[illegible]之[illegible]
憂則憂[illegible]其喜則喜[illegible]無一毫[illegible]其中後[illegible]之間
小有疑[illegible]則[illegible]情[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
無[illegible]人之心[illegible]天[illegible]同[illegible]此出[illegible]在上[illegible]一[illegible]家[illegible]無
然舜之理[illegible]子[illegible]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illegible]之不過如此
豈[illegible]真有是哉○饒氏曰完廪[illegible]其事[illegible]則不告而娶亦此
若[illegible]其非[illegible]孟子於此不[illegible]舜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
蓋不[illegible]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illegible]瞽瞍之朝此矣
然之[illegible]此章[illegible]象與瞽瞍之事[illegible]或有之[illegible]是以不[illegible]大凡看
書且看大意[illegible]前章重在為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illegible]兩句看
此章重在象[illegible]亦[illegible]是[illegible]日[illegible]當[illegible]當[illegible]井句出
憂象喜亦喜兩句[illegible]句空[illegible]孔[illegible]也○[illegible]饒[illegible]若[illegible]子云[illegible]舜
完廪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在上而使百
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
學孟子者以
意逆志可也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
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朝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不失天理之常則孰可以同人倫之變然不於[illegible]處之舜人倫[illegible]變也哉

以[illegible]　乃人倫之大有不容於發者

以[illegible]　乃君命之大有不容其發者

[illegible]

[illegible]此舜不失天理之中

此舜遭人倫之變

右第二章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

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問答】陸氏曰象山語録堯在上天下皆當有段

凡者曰至於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供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章章所尚其大段不在此

故孟子當時所不暇辨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方命逆上命而不行也圮族敗其族類也言去惡不推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幽州北裔之地或云今背其北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或云在今沙州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顏師古注云有庳在零陵今道州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范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於心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四字蓋釋其然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甸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錄封之有庳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虐

肆，誅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矣。

以有罪當誅者言

在他人誅之｜此似昵於私恩
在弟則封之｜富貴之也
封之有庳｜此不以公議廢親愛之至也

以無罪受害者言

有庳奚罪｜此似[illegible]不得有為於｜於公議使吏治之
此不以私恩害｜公議義盡也

右第三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 鮮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顣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甸反）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也匏笙竽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樂器之音也（饒氏曰古者百姓是謂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之百姓[illegible]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illegible]畿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之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詩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

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詩謂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便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以而聽於彼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之言求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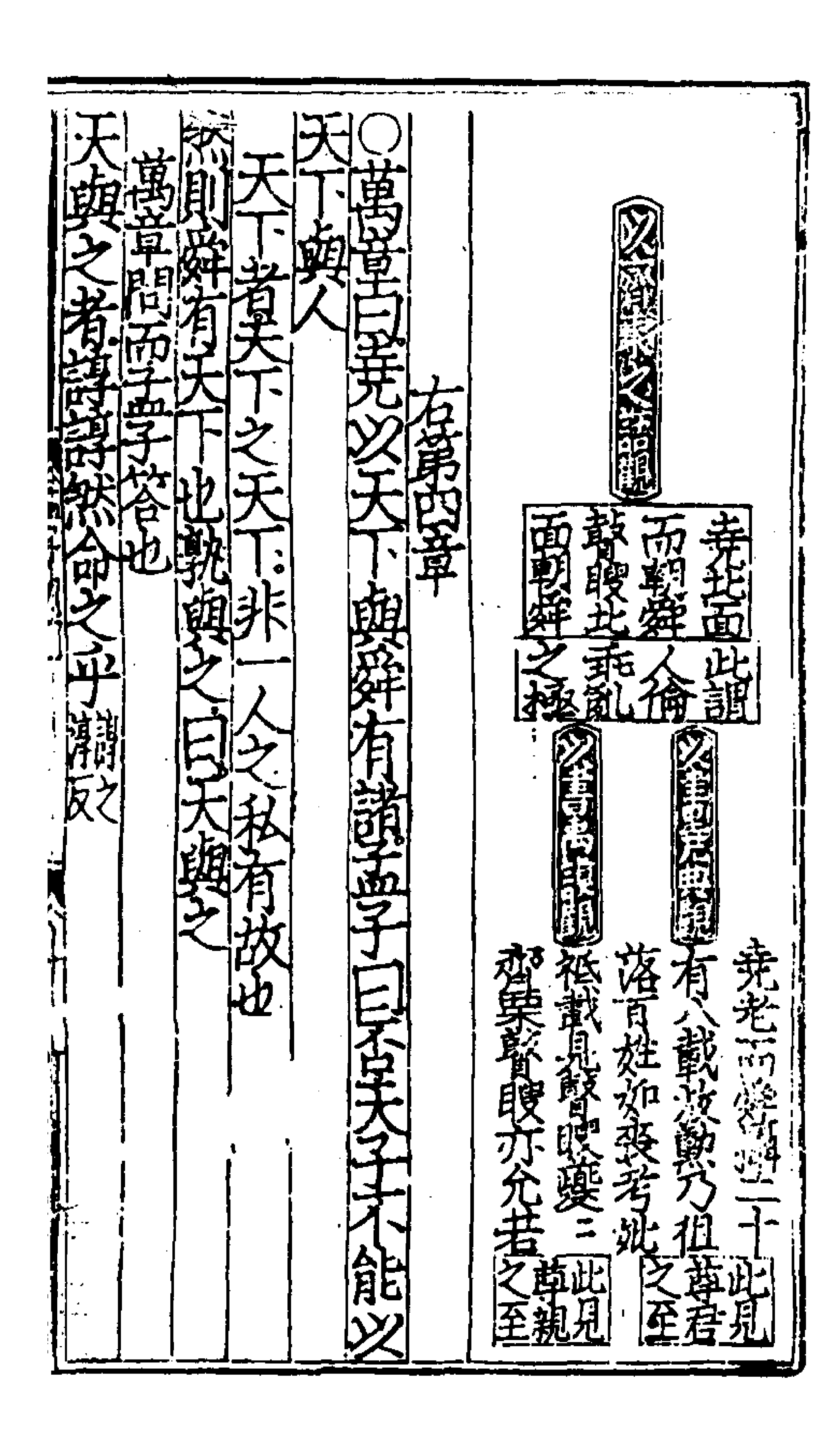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

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引詩之意謂如舜。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從之天下以為式

書曰祗載見瞽瞍[illegible]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illegible]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宜云敬其事以見瞽瞍○蔡氏曰敬其子事之順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也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張氏曰古之聖人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君之君子不得而臣而臣[illegible]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也故[illegible]人與後[illegible]之。[illegible]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illegible]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illegible]言也蘇氏○[illegible]士本自傳以德言祗載見瞽瞍[illegible]之孝[illegible]舜之盛德而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illegible]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以咸丘蒙之語觀

堯北面而朝舜瞽瞍北面朝舜

此謂人倫乖亂之極

以書堯典觀

堯老而舜攝也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

此見尊君之至

以書禹謨觀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此見尊親之至

右第四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字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

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 [illegible] 楊氏曰

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非天也丞於謳歌訟獄謳敢問人曰而亦曰天者以天從人以人從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相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下而居堯之宮下而字上疑有脫誤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太書作泰誓之言蓋本於此皐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天既無民之形体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

以[illegible]之受者言 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

此見天受民受之證

以[illegible]之從者言 朝覲獄訟謳歌者皆之舜

此見天與人與之證

泰誓言曰 天視自民視 天聽自民聽

此天與因人與之證

右第五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人有言謂堯舜傳賢爲德盛。禹不傳賢而傳子爲德衰。孟子以此發明聖人心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

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錄天如君命如命令性如職事君命人去做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内者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与子傳与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傳得好○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体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陳氏曰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内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與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說人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與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裁斷命爲一定命言其指辭一爾若只就天一边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

德必若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

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初佳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顚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所銜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illegible]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矣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補改〕補說曰堯舜禪之禪不音去聲觀晉以承殆有禪字於治平聲作禪字宜如字不必點發作去聲其禪字卻當點發作平聲則文義理順

以天與賢言 —— 堯薦舜而天受民從 / 舜薦禹而天受民從 —— 此傳賢而天與賢所以有天下

以天與子言 —— 啓賢能敬承 / 太甲自怨艾成王乃復辟 —— 此夏啓商太甲而天與子所以有天下

以天不與言 —— 德雖若舜禹未有薦者 —— 此周衰之末仲尼又不可有天下

右第六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以證）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稅）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

此說者。湯如有莘氏女所以有媵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戰國時人為此說上以誣聖賢下以便己私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趙氏曰今屬洲郡陽縣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然愛樂之也。一詩如陶舉耀之謂舜皐之歌之類書如一曉一說只也以如此解此句方實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或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於一介不取與則天下與千駟大者何陳氏曰既曰非義又曰非道何也曰道義無全體用而言也非道義一介不受又曰小天下與千駟

蓋以人之心而言之於氣質道義之不可離兼言體用器用有所謂道義則有所謂或務大而忽小者也

故以義為主而道在其中非理之當然者不可為矣

子謂是隨時以處事之宜能權衡而兩言之

義是事合之道也

事有合宜之理義之所在道亦在焉

義以事言道以理言是故則得其宜

曁言則得其正以然後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語錄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說只不實不然何以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說一句甚不著實只是脫空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

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寤音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予通作與）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是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解得這道理皆足以之之事及以至當此則比又自有箇見識而疑之中央兩箇說字訖劇喚醒足我如說他○又輔氏曰知覺對說而皆先覺知覺有然其未覺不覺而有流之程子云譬之人睡○孔人未覺而我既先覺故特數其不齊一覺而行之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凡無欠少而亦未嘗有所增加適其一齊得此說得其覺之極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齊其一被聞落此說非子竟誰為然此不一句盖大學之道在新民到此則竟萬物然出其不一得句蓋大學之道明德則新民書言立此言自然生不得使不得坐位亦然若如乳書洪立言以自萬出者得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我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輔氏曰辱己實由於枉己不可以爲本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 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 遠謂隱遁也。與遁同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要字如字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故其身行辱於不義況辱身爲方

事之本。使伊尹以割烹要湯則汚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伊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孫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人異父不得而子之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趙氏曰。牧宮桀宮也。○張氏曰。桀為不道。自造攻也。紂言因自伐也造攻者桀也誅之者天也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罪而已○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而阿以要君必矣事有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辨護也

[illegible]

伊尹

[illegible]

祿以天下弗顧 言堯舜 一介不以與人 言堯舜 繇

繫馬千駟弗視 大而不 以道義 一介不取諸人 細而不 以道義 其潔

將以斯道 此非辭 民不被澤 此非辱 身

己以正 己以正 而

覺斯民也 一人者 若己推之 天下 己

右第七章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上言禮義下只言義我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語錄二一揖而進一辭而退以礼揖讓謂遜退以義斷決也果斷○聖人以義處命不有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耳○宗氏曰聖人非擇礼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礼義礼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去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

宋為王者後故做天子孔有司馬司城 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

饋女樂以間去声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此又以勢觀之必是時去宋適陳於司城貞子適去陳

為陳侯周臣 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声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

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輔氏曰以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無之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

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 胡直惠曰史記世家陳

觀之 湣公之子名越者乃陳湣公

為 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

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則孔子居陳三歲之後適衛而歸

魯哀公八年去陳適衛六年孔子主於司城

是湣公之臣今孟子乃云陳侯周臣是周即湣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張氏曰此言觀人

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也義則遠近必察而不敢於耳目

之私矣集義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

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不受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於中國授室養弟子以万鍾而孟子辭之也。先師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我与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礼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礼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礼義而不得於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顧於礼義奚若耳，不得奚傷哉，以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必因嬖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礼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以無命無義言

- 於衛主癰疽
- 於齊主瘠環

此好生事者之虛言

以進禮退義言

- 於衛主顏讎由
- 於宋主司城子
- 於子路不主彌子

此聖人出處之實事

右第八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声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去声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声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産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声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通證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

与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也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好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 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

犧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

【通】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

集疏范氏曰奚之荊[illegible]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illegible]見也宮之奇不怨虞之亡謀而不聽然後以其秦行君[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百里奚諫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謂而其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光法之去就之里明奇爲忠泛奚爲行十故曰皆[illegible]之於[illegible][illegible]紀晉虜虞君[illegible]百里奚[illegible]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illegible]授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君傳[illegible]民曰五羖[illegible]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賢穆見行而無資[illegible]諸於秦以[illegible]說牛招公秦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illegible]得[illegible]智可相[illegible]得之好事者○張氏曰矣於奚在不以謀之時文知其不可謀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爲智使宦諫說之忠而不諫

是不忠之為臣也可謂智乎○

蔡氏曰觀人因之特人不知者尚賢淵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實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歷後人之心如此章孟子安得不辨之

諸家以為孔子不主癰疽侍人與此百里奚自鬻同一謂人之智二賢皆反覆詳明之言矣

通攷

四以五六為節之以詳言之序數之下一章其言之諸辯之正文

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不則不知其意

孟子卷之九

右第九章

百里奚○

以其去虞之智言○

- 不可諫而不諫
- 知虞其將亡而去
- 知秦可與而相

○此不因自鬻可知

以相秦之效言○

- 顯其君於天下
- 可傳於後世者

○此不肯自鬻可知